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成青青.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水平测度研究——基于“千万工程”背景下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绩效分析[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8(2): 53-6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水平测度研究

——基于“千万工程”背景下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绩效分析

成青青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省委党校基地, 江苏 南京 210009;

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 咨政研究科, 江苏 南通 226100)

摘要: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 已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驱动力量。

基于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千万工程”基本要求, 论文基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科技等要素, 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以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为比较样本, 测度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水平, 分析区域差异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 长三角、珠三角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 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较大。为此, 必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乡村全面振兴新空间, 以发展方式绿色化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优势,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发展; 乡村科技

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2025)02-0053-09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充分反映了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产业、以新质生产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势的本质要求, 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驱动力量。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1], 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通过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乡村全面振兴新空间, 以发展方式绿色化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优势,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基于“千万工程”强调的“三个提升”,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对于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长三角、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聚焦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在“千万工程”引领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能更好发挥对全国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本文通过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发展水平的测度和对策的谋划, 旨在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实证参考。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相关研究,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24-11-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3SYC-88)

作者简介: 成青青(1982-), 女, 江苏南通人, 高级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与科技创新研究。

第一,从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来看,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以产业兴旺为基础,产业兴旺则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任保平(2024)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从传统生产力向现代生产力转型的过程,是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最新体现^[2];宋振江等(2024)提出,新质生产力聚焦于科技、绿色、数字等三大核心领域^[3],本身就是一种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赵雪等(2023)强调,产业发展要以产业链延伸和技术渗透为突破^[4];高鸣等(2024)认为,提升农业发展的深度和质量,必须实现产业体系融合化、产业项目特色化、产业动能长效化^[5];李军(2024)强调,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6];黄承伟(2024)认为,农村蕴藏的巨大发展潜能,内需市场巨大、创业空间广阔^[7];黄祖辉等(2021)认为,我国乡村建设具有硬件与软件建设相结合、乡村公共性与社区公共性并存的两大特点^[8];安晓明(2024)强调,必须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乡村建设水平^[9];高鸣等(2024)指出,实现新时期乡村建设,必须以“宜居”“宜业”“和美”为三大目标^[10]。

第二,就乡村治理和乡村科技来看,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梁志会等(2022)认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高治理效能^[11];李小伟(2021)表示,要形成以村民自治为核心、法治为根本保障、德治为坚实基础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12];彭艳玲(2022)强调,要以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治理向公开透明、多元民主的新治理形态转变^[13];张文英(2024)认为,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要聚焦乡村振兴科技需求,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14];张挺等(2018)强调,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15];苏艺(2024)表示,在种业创新、智能装备上推进农业生产力新质化^[16];杜旭等(2020)强调,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从支撑条件、要素投入、成果产出角度测度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水平^[17]。

第三,就测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来看,现有文献主要涉及指标选取、测度方法和时空考察等方面。关于指标体系构建,张旺等(2022)、项松林等(2023)、李国栋(2023)采用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20 字总要求作为一级指标^[18~20];关于测度方法,李鲁等(2019)、刘惠良等(2023)采用熵权法、熵值法等求权重^[21,22];毛

锦凰(2021)借鉴 TOPSIS 法计算指标得分^[23];程明等(2020)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效度评价^[24];闫周府等(2019)通过主成分分析和专家打分综合赋权进行测度^[25]。关于数据选取,徐雪等(2021)主要采用某一时段面板数据进行分析^[26];芦风英(2022)以某一年截面数据进行测度^[27]。关于区域差异、空间关联,屈晓娟(2024)、刘战伟(2023)等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模型进行考察^[28,29]。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丰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与实践,但在测度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上,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内涵两者结合不紧;考察对象上,大都以全国性为多,区域性城市与城市之间发展水平与区域差异比较的文献较为欠缺;评价指标上侧重于乡村振兴的“20 字总要求”,鲜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前提,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三个提升”为重点的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

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对象上,选取了长三角地区江苏的苏州、无锡、南通,浙江的嘉兴、湖州,安徽的芜湖、滁州,以及珠三角区的广东的珠海、东莞和中山等 10 个城市作为比较样本;评价指标遴选上,聚焦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千万工程”的“三个提升”以及科技驱动作用,构建了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科技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以此展开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比较分析,以期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撑。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根据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参照“千万工程”基本要求,构建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和完善了理论研究;二是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为比较样本,测度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水平,揭示区域差异的变化特征,为相关区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实证参照;三是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截面数据进行考察,增强横向对比,通过静态关联分析探寻动态变化趋势;四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具有实践约束、实践行为和实践检验的对策建议,为相关区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路径借鉴。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测度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水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关键。对此,参照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千万工程”中涉及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要求,并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指标的

遴选和要素的识别。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依据

遵循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客观和规范的原则,着力于投入产出性、主导支撑性的逻辑起点,促使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内在结构的完整统一性。

1. 一级指标的遴选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绿色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根据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三个提升”,强化科技和绿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鉴于此,遴选出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科技 4 个一级指标。

2. 二级指标的遴选

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以及部分专家学者有关乡村振兴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并充分考虑“千万工程”对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科技水平提出的内涵要求,遴选出 20 个二级指标。

3. 三级指标的遴选

根据二级指标的具体内涵,重点围绕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市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以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实施意见,遴选出 20 个三级指标,在质态上体现二级指标的实操性,在区域上反映一定的代表性,在数据上遵循可获得性和可比性。在此基础上,遴选出相应的具体衡量方式,测度发展水平,分析区域差异。

(二)评价指标体系要素识别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遴选原则和依据,以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科技的四个维度确定为一级指标,以定性为主确定二级指标,以定量为主确定三级指标。

1. 乡村发展

产业是发展之基。推动新质生产力与农村产业融合,对于乡村振兴起着基础性作用。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的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一产贡献率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粮食安全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经济运行质量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

2. 乡村建设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重点围绕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选取的指标主要包

括:就业份额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投资强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交通设施的公路密度,文化建设的千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卫生防疫的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3. 乡村治理

科技赋能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治理举措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治理机制的农村恩格尔系数,治理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规模,生态保护的空气质量天数的优良率,消费水平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 乡村科技

乡村科技表现在强化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体现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人才支撑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节电、节水降耗能力和互联网发展水平。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依据和要素识别,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即:4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20 个三级指标,其中正向指标 18 个,逆向指标 2 个,具体评价指标如表 1 所示。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23 年中国统计年鉴》《2023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3 年的浙江、江苏、广东省的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大部分数据是根据具体的衡量方式计算所得,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二)样本选取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有代表性地选取了江苏的苏州、无锡、南通,浙江的嘉兴、湖州,安徽的芜湖、滁州等 7 个城市;根据《珠三角规划发展纲要》,选取了广东的珠海、东莞和中山等 3 个城市作为比较样本,以此展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发展水平进行比较测

度,为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定量的实证分析。

1. 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发展”比较分析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必须着力培育乡村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产贡献率以及经济运行的质量。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发展”比较分析详见表 2。

表 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衡量方式	单位	指标类别
乡村发展	劳动生产率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乡村人口	元/人	+
	一产贡献率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 <i>GDP</i>	%	+
	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粮食安全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吨/公顷	+
	经济运行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i>GDP</i>	%	+
乡村建设	就业份额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	+
	投资强度	投资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	+
	交通设施	公路密度	公路里程/区域面积	公里/百平方公里	+
	文化建设	千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公共图书馆藏量/常住人口	册/千人	+
	卫生防疫	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卫生技术人员/常住人口	人/千人	+
乡村治理	治理举措	资金投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
	治理机制	农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食品烟酒消费/农村消费支出	%	—
	治理组织	村民委员会规模	乡村人口/村民委员会个数	人/个	+
	生态保护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年天数	%	+
	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
乡村科技	农业机械化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千瓦/人	+
	人才支撑	教育支出比重	教育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
	节电降耗	第一产业用电强度	第一产业用电量/第一产业增加值	千瓦时/元	—
	节水降耗	节水灌溉机械能力	节水灌溉机械数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套/千公顷	+
	互联网发展	农村移动电话普及	农村居民移动电话量/百户	部/百户	+

注:“+”为正向指标,“—”为逆向指标。

表 2 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发展”比较分析

区域	城市	农村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元/人)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i>GDP</i> 比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吨/公顷)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i>GDP</i> 比重(%)
长三角	苏州	7158	0.8	43785	7.20	9.7
	无锡	10549	0.9	41934	6.86	7.6
	南通	22114	4.5	30815	6.35	5.4
	嘉兴	9382	2.1	46276	6.36	8.9
	湖州	14018	4.2	44112	6.54	10.1
	芜湖	18163	4.0	29210	6.27	8.6
	滁州	11481	8.4	18630	5.65	7.7
珠三角	珠海	26649	1.5	35829	4.56	10.8
	东莞	4450	0.3	45136	5.05	6.8
	中山	40656	2.5	43490	5.19	8.7
全国		17991	10.5	20133	5.80	16.8

乡村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表 2 可知,长三角、珠三角的乡村产业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山、珠海、南通较高,而嘉兴、苏州、东莞较低,体现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区域差异较大。第一产业占 *GDP* 比

重,长三角要高于珠三角,其中东莞(0.3%)、苏州(0.8%)、无锡(0.9%)、珠海(1.5%)低于 2%,表明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比较发达。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 年全国为 20133 元,除滁州(18630)低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城市都高于全国水平。江苏的苏

州、无锡,浙江的嘉兴、湖州,广东的东莞、中山表现尤其突出,达到全国的两倍以上。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播种面积最大的滁州和播种面积较少的珠海、东莞、中山,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紧迫和重要。体现经济运行质量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可分为三个板块:珠海、湖州、苏州为高板块,嘉兴、中山、芜湖为较高板块,

滁州、无锡、东莞、南通为较低板块。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担当着重要的支撑力量。

2. 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建设”比较分析
推进“千万工程”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浙江提出现代乡村,江苏、安徽提出和美乡村,广东提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建设。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建设”比较分析详见表 3。

表 3 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建设”比较分析

区域	城市	第一产业就业 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率(%)	公路密度(公里/ 百平方公里)	千人拥有公共图书馆 藏量(册/千人)	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人/千人)
长三角	苏州	2.42	2.2	132.51	2164	8.17
	无锡	3.12	2.2	157.34	1371	8.85
	南通	13.85	-2.9	204.89	1231	7.45
	嘉兴	3.19	7.2	194.62	409	9.03
	湖州	5.09	9.1	141.31	1314	8.97
	芜湖	14.90	5.4	188.33	969	7.80
	滁州	26.73	13.2	229.17	673	7.85
珠三角	珠海	1.62	-8.8	87.25	1188	9.53
	东莞	0.58	0.8	214.07	134	6.19
	中山	2.57	-0.7	158.63	632	6.59
全国		24.08	4.9	55.78	971	8.27

由表 3 分析可知,体现乡村建设水平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长三角高于珠三角,特别安徽的滁州(26.73%)高于全国(24.08%)平均水平,东莞、珠海、中山、苏州、无锡、嘉兴等城市都较低,表明一产从业人员已向二产、三产得到逐步转移。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2022 年有所趋缓,珠海、南通、中山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达区域,反映交通建设的公路密度,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莞、南通每百平方公里超过 200 公里。千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馆藏量,苏州、无锡、南通、湖州、珠海超过全国 971 册平均水平,而东莞、嘉兴、中山较低的原因,其常住人口大大超过户籍人口。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长三角、珠三角没有比较优势,所占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主因是这两个区域外来人口占比较高,如 2022 年苏州常住人口达到 1291 万、东莞为 1043 万,中山为 443 万人,从而拉低了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的占比。因此,在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公共服务建设也要及时跟进,以填补人均不足的短板。

3. 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治理”比较分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治

理体系,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治理”比较分析详见表 4。基于乡村治理的举措、机制、组织等维度分析,由表 4 可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实力,对乡村治理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规模,苏州、无锡、南通表现最为强劲,东莞、嘉兴、珠海、湖州次之。反映农村食品烟酒消费占农村消费总支出比重的农村恩格尔系数,广东的珠海、东莞、中山,安徽的芜湖、滁州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江苏、浙江的表中城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乡村治理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规模来看,表 4 中 10 城市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规模最大的苏州、无锡、嘉兴、滁州、东莞,每个村委会居民平均超过 2000 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珠三角要优于长三角,较高的中山、珠海、嘉兴,其次为苏州、芜湖、东莞,较低的为南通、滁州、无锡、湖州。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表 4 来看,人均超过 3 万元的为东莞、嘉兴、中山,超过 2 万元的为湖州、苏州、无锡、珠海、南通、芜湖,仅滁州(15079 元/人)低于全国(16632 元/人)平均水平。对此,要增强乡村治理投入、创新乡村治理机

制,健全农村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彰显“千万工程”实施的硬核功能。

表 4 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治理”比较分析

区域	城市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农村恩格尔系数(%)	村民委员会规模(人/个)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长三角	苏州	2588.57	27.2	2867	81.9	28746
	无锡	1365.84	31.4	2390	78.9	28920
	南通	1147.22	31.6	1785	79.7	21515
	嘉兴	827.71	26.0	2065	85.7	30571
	湖州	601.91	29.9	1256	77.8	29359
	芜湖	582.88	34.6	1589	80.3	19086
	滁州	513.50	34.8	2584	79.7	15079
珠三角	珠海	754.13	37.1	1458	89.9	26389
	东莞	861.60	36.4	2311	80.0	31125
	中山	463.10	36.9	1462	92.1	30350
全国		260552.12	33.0	998	—	16632

4. 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科技”比较分析

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两个最显著的特征。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要以科技和绿色为驱动,提升农业装备水平,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化发展。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科技”比较分析详见表 5。

表 5 2022 年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乡村科技”比较分析

区域	城市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人)	教育经费投入比重(%)	第一产业用电强度(千瓦时/元)	节水灌溉机械能力(套/千公顷)	农村居民移动电话(部/百户)
长三角	苏州	7.74	18.16	0.02	6.86	290
	无锡	6.93	18.75	0.03	6.32	251
	南通	6.68	30.71	0.02	4.82	268
	嘉兴	10.26	26.60	0.02	7.85	333
	湖州	13.74	27.11	0.03	10.46	305
	芜湖	8.22	22.89	0.02	3.76	264
	滁州	12.92	30.27	0.02	1.33	285
珠三角	珠海	12.56	26.70	0.20	11.49	325
	东莞	12.44	28.09	0.04	40.44	327
	中山	12.06	32.33	0.13	508.42	345
全国		6.26	34.87	0.02	—	259

从表 5 分析来看,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珠三角接近全国的两倍,明显高于长三角。从总体来看,江苏的苏州、无锡、南通人均占比较低,与经济较发达区域不相匹配,应加大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力度。反映教育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表 5 中城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珠三角略高于长三角,尤其苏州、无锡占比偏低。第一产业用电强度,体现农业节电降耗能力,除中山略高外,其余城市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节水灌溉机械能力,广东的中山、东莞、珠海较为突出,节水降耗机械化程度较高,安徽的滁州、芜湖偏低。农村居民移动

电话普及体现农村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全国农村平均每百户达到 259 部,珠三角的珠海、东莞、中山超过 300 部,无锡、南通、芜湖、滁州占比偏低,表明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还有较大空间。为此,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汇聚创新要素,搞好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实行先进农机装备创制应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中的重中之重。长三角、珠三角的乡村产业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长三角要高于珠三角,而体现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区域差异较大。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可分为三个板块:珠海、湖州、苏州为高板块,嘉兴、中山、芜湖为较高板块,滁州、无锡、东莞、南通为一般板块。

第二,体现乡村建设水平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长三角高于珠三角。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2022 年有所趋缓,珠海、南通、中山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达区域,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较多,要加大公共服务建设投入,以弥补人均不足的短板。

第三,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反映乡村治理水平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其规模,苏州、无锡、南通表现最为强劲,东莞、嘉兴、珠海、湖州次之。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人均消费支出,可分为三个层次,高层次为东莞、嘉兴、中山,人均超过 3 万元;较高层次为湖州、苏州、无锡、珠海、南通,人均超过 2 万元;较低的为芜湖、滁州,明显反映区域差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珠三角要优于长三角。

第四,体现乡村科技创新力的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珠三角高于长三角。第一产业用电强度,长三角要低于珠三角。节水降耗机械化程度珠三角要强于长三角。反映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移动电话普及率,珠三角优于长三角。

(二)政策建议

1.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当前,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构建起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长三角、珠三角乡村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一二三产业融合成效显著,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偏低,农业比较优势难以凸显,区域内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

一是健全完善农业全产业链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要坚持产业兴农、科技兴农、绿色兴农,拓展乡村产业发展新功能,激活乡村产业新业态。立足于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积极培育优质农业企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优化升级,重点是节本提效、延链增值。发挥乡村比较优势,提升乡村产业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拓展乡村产业的质量效益和增值空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安徽提出坚决扛稳粮食主产区责任,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的目标任务。

二是做好做足“土特产”文章,把一个个“土特产”培育成为大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重点是适度规模、做精做优。要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为平台,一方面引导经营主体尽可能顺应市场、按需生产,另一方面引导经营主体细分专业市场,补上精深加工、综合利用等短板,更好地规划发展。江苏明确提出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 73% 的目标。浙江突出“乡产”“乡游”“乡食”“乡宿”,开发形式多样、个性突出的业态和产品。

三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强乡村产业聚合能力。优化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快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集聚一批有影响行业龙头企业,构建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主导产业生态^[30]。增强产业需求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培育新型产业融合主体,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加快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步伐,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新模式。

2. 按照普及普惠利农要求,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长三角、珠三角在城镇化进程加速演进中,乡村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较多,人均公共服务产品亟待提高。

一是优化提升乡村空间布局,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等,优化布局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和目标要求,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二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千万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也要依靠广大农民。要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农民在乡村建设中能有足够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同时,要从各地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普及普惠利农要求,实行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等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让农民直接感受到身边发生的变化,从而赢得广大农民参与和支持。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分类施策推动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由于各地区区位优势、风土人情等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将“千万工程”经验转化到乡村建

设之中。乡村建设上,要依照自身资源禀赋,制定独特的发展模式,不能超越本地区的发展阶段,贪大求洋。广东提出珠三角地区及周边的县域,要融入大城市发展建设。农业产品上,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实行“一村一策”“一村一品”等策略,开辟独特的赛道。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上,要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逐步从外在的环境治理,升级到内在的乡村经营。目前,乡村治理还存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亟待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一是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通过体制机制、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民主协商,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形成以村民自治为核心、法治为根本保障、德治为坚实基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二是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形成党建引领、群众参与的乡村治理结构,将市场、政府、社会等多元力量构成乡村治理网络。在治理理念上,要体现源头治理理念,坚持依靠群众从源头治理矛盾。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要推动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向农村下沉覆盖,另一方面要构建城乡要素市场共同体,促进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布局 and 分工。

三是推广运用数字化、清单制等治理方式,加快实行乡村治理建设。数字技术不仅打破了乡村治理的时空限制,而且拓宽了村民反映问题、督促工作等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要推进乡村数字政务服务持续下沉,加快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进程。通过数字技术、清单制等,使得乡村治理不断向公开透明、多元民主的新治理形态转变。

四是突出民生导向,强化多元化保障。要以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农业农村现代化最迫切的问题为中心工作,以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察民情、汇民意、集民智,准确把握村民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实现农民意愿与党的主张有效衔接。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要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优先保障乡村振

兴资金投入,增强乡村治理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

4. 增强乡村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摆脱传统农业增长方式,不断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链供应链上。加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增强数字化、绿色化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赋能作用。

一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通过引进共建、整合组建、优化提升组建科技创新平台,聚焦农业科技前沿领域,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平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示范推广、辐射带动作用,推广应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和新装备。

二是加强产学研合作,构建农业科技产学研一体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开展种业重大品种协作攻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建设智能农机应用场景,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和农业机械稳链强链。鼓励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联合科研,缩短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周期。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上海将新建 5.3 万亩粮食生产无人农场^[31]。

三是适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推动农业产业“智改数转”。目前,智慧农业在技术上仍存在基础研究和创新模式创新不足等问题。要突破支撑智慧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农业生产智慧化管理、设施农业智慧化发展。持续推进农业数字化建设,深入推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支撑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四是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围绕“引、育、用”等环节,进一步完善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引进培养、服务保障机制,激发农业科研人员科研创新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4-02-04(1).

[2]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2024(3).

[3]宋振江,冷明妮,周波,等.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构建、动态演进及政策启示[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4(4).

[4]赵雪,石宝峰,盖庆恩,等. 以融合促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J]. 管理世界,2023(6).

[5]高鸣,周子铭.“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行动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6]李军,张晏齐.“千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

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7]黄承伟.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指南[J]. 红旗文稿, 2024(2).

[8]黄祖辉,傅琳琳. 我国乡村建设的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9]安晓明.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打好河南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J]. 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4(3).

[10]高鸣,郑兆峰.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启示[J]. 中州学刊,2024(2).

[11]梁志会,张露,张俊飏. 包容性制度能改善农村公共治理吗? ——基于农业税改革与村庄农田水利投入关系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2022(9).

[12]李小伟. “三治融合”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J]. 经济问题,2021(10).

[13]彭艳玲,周红利,苏岚岚. 数字经济参与增进了农民社会阶层认同吗? ——基于宁、渝、川三省份调查数据的实证[J]. 中国农村经济,2022(10).

[14]张文英,黄琨. 南充市农业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J]. 中南农业科技,2024(5).

[15]张挺,李闽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8(8).

[16]苏艺.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内涵阐释与着力重点[J]. 农村经济,2024(5).

[17]杜旭,王丹,郭翔宇,等. 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比较分析[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2).

[18]张旺,白永秀.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2).

[19]项松林,孙悦.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分析与展

望——以安徽省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9).

[20]李国栋. 中国西部省域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21]李鲁,李剑芳,钱力.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22]刘惠良,肖华茂,刘红峰. 基于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其驱动因素[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23(8).

[23]毛锦凰.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24]程明,钱力,倪修凤,等.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金寨县样本数据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2020(4).

[25]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2019(6).

[26]徐雪,王永瑜.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

[27]芦风英,庞智强,邓光耀.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及形成机理[J]. 经济问题探索,2022(4).

[28]屈晓娟.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动态演进与空间收敛性研究[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4(2).

[29]刘战伟. 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空间收敛性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3(12).

[30]成青青. 产业强市的绩效测度与空间关联——基于长三角主要城市的实证[J]. 华东经济管理,2023(10).

[31]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J]. 上海农村经济,2024(4).

责任编辑 刘玉成 E-mail:770533213@qq.com